

合浦随想

作者：刘忠焕 来源：北海日报

一

在时间的渡口，我们皆是过客。在这渡口，阅读合浦，不断地给人惊与喜。隐藏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的答案，被我一一找了出来。终归，“南珠故郡，海角名区”的美誉，着实不是浪得虚名。

在廉州，往南张望，是耸立的文昌塔。它能让人涌起一席满满的乡愁，沧桑无比。烈日落在塔身上，那是季节给它披上的一件夏衣，一直到秋凉了，也不知道该换一套厚点的衣服。凝望着它不知热冷的憨厚样，我心疼了，想着要写些文字给它，还想有空了，按季节去看它。只因它，守卫在廉州身边几百载，无怨无悔。

一块汉砖的纹饰，讲述了一段长久湮没的故事；一截汉瓦的乳钉纹，复活了一阙沉沉睡去的歌谣。如果让我穿越到汉朝，我就只带一件土不溜秋的陶器去。在草鞋村汉窑群遗址，我询问过一群父母一样的村民，知道那些陶瓷器皿的最终去处吗？他们摇头，但没有一个人的脸上，显现出我想象中的悲哀。我错了，陶罐或者方格纹板瓦去了哪儿，对他们真的无所谓，只要人不脱离季节就好。

四方岭有点荒凉，但荒凉的植被下却埋藏有合浦的千年历史记忆和文化骄傲。也没有谁去投票选举，四方岭就当上了古汉墓群的代表。有人想着梦回汉朝，我要说，不如梦回四方岭，像一块陶胎，回到最早的泥土；像一件玉璧，回到最早的打磨；像一串琉璃，回到最早的煅烧；像一个女儿，回到最早的母亲。梦回四方岭，我们就，回到了合浦最初的家。

廉州周边的古汉墓，有着金字塔的模样，带着秦王陵的风骨，注定了它们命

运多舛。千百年来，被盗挖，被破坏，让人不忍蹙看，最好的命运，是成为博物馆的展品。好在展品中还能找到些许的慰藉，那些简朴的“汉屋”，让我徘徊良久，感慨不已。那些住着人、圈养着猪牛的“家”，质朴而实用。我看到了“汉民”的一生，在一小块泥土上面消耗五谷，并不稀罕当今的空调和大餐，而温馨与和睦一样不少。

风，会捎来土地的气息：松树的浓烈，稻花的清新，桑葚的隐约，黄麻的醇厚，牛粪的土腥。谁说这不是风捎来的汉朝的气息呢？风也吹过那座塔形的建筑——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，一座有模有样的仿汉建筑，悬在历史的视野里。一枚刻着汉代风物的月光，只用几束浮光就能把它照亮，让不远处的山影和楼盘悄然隐去，躲得远远的。这座小宫殿，让无处藏身的文物，找到了一个新家，讨回了些许公道与尊严。

二

文字，不外就是泡在茶壶里的茶叶，从汉朝的冬天煮到了今日的夏天，为我涸出了惬意和温暖。不是饮者，不敢轻易沏下这壶沁满了前朝月光的茶。坐在陋室里，我好想翻卷读着乐府诗，一边茶煮合浦。

顺着廉阳大地的裂缝，我看见西门江在一些村庄旁生长，却在廉州身旁萎缩。这还算不上最差的命运，悲哀的是，曾经流水磨陋的金黄水道，不再是宽阔河床的肤色。作为合浦的母亲河，不应该失去骨质一样的沙子，更不应该失去血脉一样的流水。

贴着合浦的衣襟，我应该带着一手丝绸的感觉，抚摸它动情的地方。滔滔的南流江，来来往往的船桨，沿着时间的边角，细密地缝合一匹匹的丝绸，而后，走向名字古怪的远海。我想把那匹丝绸披挂在内心，却发现是徒劳的，被日月风霜腐蚀着的那些褶皱，像山峦一样矗立起来，阻断我想触摸它的手。

古代的人，把自己简单地放在一匹瘦马的背上，读书之后读山也读水。那时

的合浦，则把自己的浪漫交给一个码头和一群搬运工，让他们去书写合浦的篇章。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那些古码头，被湮没又被复活，见证了数不清的悲欢离合，也记录了中央之国强盛的威势。一船船的丝绸、茶叶从这里走向了远洋，而合浦既不前倨也不后恭。

有人看见一块美玉，就像想到一位出色的女子；我读着“合浦”二字，却触摸到了一股正气。温润的美玉，有被时间封存的时候；而清正廉明的风气，则历代不衰，气贯长虹。因为出现过费贻、孟尝、李迥、康基田这样的人物，让江河汇集出海的合浦，换来了一堆与廉字结缘的美名，诸如大廉山、廉江、大廉垌、廉泉、廉州等等。美玉可以是女子的皮肤，清廉则必须是合浦的操守。

吃货苏东坡，吃得广、吃得大、吃得响，还喜欢做代言人。贬谪惠州时，以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为噱头，招幡唬人，已然是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店。等他量移合浦暂住时，却又变卦了。“累累似桃李，一一流膏乳”，一首题为《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枝》的诗，又为合浦做了千年免费广告。

曾经的长安人，喜欢选择以龟驮碑，目空一切。合浦也有以龟驮碑的实例，却是诚惶诚恐的低调。因为敬畏大海，人们在海角之地，立碑纪念，又或者是立碑镇海，消弭海患。那座以龟驮碑的海角亭，大概是由此而建造的。生活在海角亭边的合浦人，吃咸喝淡，生生不息。他们硬如龟背的脊骨告诉我，是他们，驮起了合浦。

只可惜，前人没有留下一只陶罐给我，让我抱着它去西门江打水。但前人还是留下了合浦这本大书，让我去阅读，每日每夜。我实在是拿不出什么来奉献给合浦以及合浦的前人，只把以上粗劣的文字罗列出来，让歇下来的前人，在初燃的篝火旁，读读。